

朱榮智·著

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

5週年紀念  
1973-1988

中南圖書公司

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

朱榮智・著



71.3.0524

.81023.

## 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

著者

朱榮

必智

發行人

王必

成智

出版者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 
電話：七六〇一六—二三一七  
郵撥：一〇〇五五九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  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三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二〇〇元

## 自序

元代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國，北自幽、燕，南及交、廣，同時淪陷，此自有中國以來，未有之變局也。有元一代，武功鼎盛，蒙古鐵騎橫跨歐、亞兩大洲，幅員之廣，爲中國歷朝所僅見。唯元人本爲中國北方之游牧民族，驍勇善騎射而不重學術，至有所謂「難得漢人，亦無所用，不若盡去之，使草木暢茂，以爲牧地」之荒唐之言。故元代之文壇，祇有新興之散曲、雜劇，足爲文學史增色添光，而其文學批評，則上不能與唐、宋比肩，下無法與明、清齊步。故元代之文學批評，素爲學者所輕忽，或附於宋末，或雜於明初，鮮能賦予獨立之地位。如羅根澤之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，祇述及兩宋時代，元朝以後則付闕如；方孝岳之「中國文學批評」，唯有方回「瀛奎律髓」一節，且列爲宋人；朱東潤之「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」，亦極簡略，方回之外，祇述貫

Hx4107/04



雲石、周德清、喬吉等三人之曲論；郭紹虞之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，所述稍多，然亦僅及郝經、方回、戴表元、袁桷、劉將孫、楊維禎等數家而已。據今人曾永義教授輯「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」一書之緒論曰：

元代之文學批評資料，除專書之外，筆者所搜集的零篇散論，有批評者一百二十八家，資料一千三百餘條，凡四十餘萬言。

則元代之文學批評，亦允宏富，有足觀者焉！本篇論文，即依文論、詩論、詞論、曲論等四端論述之。各章所述，皆依時代先後爲序，其理論繁富，足以成一家之言者，則獨立一節闡明之；其篇幅較少者，見解相近者或有師承關係者，則合爲一節而已矣。

吾人欲研治一代之文學批評理論，首須探究其政治背景與社會背景。蓋文學之發展，恆受時空之影響，未能摒棄一切束縛，獨立而存在。不同之政治環境與社會風氣，固有不同之文學成就，而依附於文學羽翼之各種批評理論，尤與政治、社會相關。尤有要者，研究一代之文學批評理論，必先瞭然於當時之文學風貌。文學批評之建立，固在文學盛行發達之後，文學作品之產生，必早於文學理論之誕育。蓋著述既多，作者輩出，於是評優劣，論得失之批評理論與創作理論，乃相繼興起。今若不知文學之流變，妄求一代之文學批評，則如捕風捉影，形既不立，影又焉存？準此以求，故本篇論文，首述元代之政治背景與社會背景，以見元代之文學環境；復分「傳統文學式微」與「戲曲一枝獨秀」二節，以觀元代之文學發展。

研究元代之文學環境與文學發展，所以燭然於產生元代文學批評之諸種背景，乃途轍之一而

已；論其正軌，則唯元代文學批評之內涵是求。夫中國文學批評之發展，皆有脈絡可尋，非唐突而入，遽然絕止者也。故元代之文學批評，雖不甚發達，然前繼兩宋，後開明清，實居重要之地位。元人之文學觀，大抵受兩宋道學家之影響，故其論文，多以理、氣為主。

如郝經「答友人論文法書」云：

夫理，文之本也。

戴良「密菴文集序」云：

文主於氣。

元人於科舉時文，多持批評之態度，唯劉將孫乃視時文與古文爲一體，謂「時文之精，卽古文之理也。……能時文未有不能古文，能古文而不能時文者有矣！」肯定時文之價值，且置於古文之上，如曰：「未有能時文，爲古文而有餘憾者也。如韓柳歐蘇，皆以時文擅名，及其爲古文也，如取之固有。」此意昔人所未發，自是元代文論之特見。

元人論詩之風氣，盛於論文，其中尤以方回「瀛奎律髓」一書最爲重要。是書依事類分，有登覽類、朝省類、懷古類、風土類等四十九類，所取皆五七言之近體詩。其論詩之主張，有「一祖三宗」之說，謂學詩當取法老杜、山谷、后山、簡齋。其評詩，最尙「格高」之論，「瀛奎律髓」卷二一云：「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，語又工爲上，意到、語工而格不高次之，無格、無意，又無語下矣！」此爲方回評詩之標準。

宋亡以來，士大夫專意於詩、文、名理之學，詞在元代極爲衰微，論詞之風，因此不盛。元

人論詞之風格，大約分爲婉約與豪放二派。主婉約者，有朱晞顏、陸行直。陸行直《詞旨》云：「詞不用雕刻，刻則傷氣，務在自然。周清真之典麗，姜白石之騷雅，史梅溪之句法，吳夢窗之字面，取四家之所長，去四家之所短。」

是以婉約爲宗。若張之翰、劉敏中諸人，則以豪放是尙。如張之翰撰「方虛谷以詩餞余，至松江，因和韻奉答」一詩云：

邇來武林論文法，同歸正派夫奚疑？風行水上本平易，偶遇湍石始出奇。作詩作文乃如此，況復大小樂府詞。留連光景足妖態，悲歌慷慨多雄姿。秦晁賀宴周柳康，氣骨漸弱孰網維？稼翁獨發坡公秘，聖處往往非人爲。

乃推崇風格豪放之蘇、辛也。

元人論曲，比詞略多，芝菴《唱論》、周德清《中原音韻》所附「作詞十法」、鍾嗣成《錄鬼簿》、陶宗儀《輟耕錄》等書，皆有精要之言。然較諸文論、詩論，實極遜色。蓋曲學始盛於元代，規模初備，學者尙未暇評論得失也，必至明代而後，曲論之書乃大盛行。

宋理宗淳祐三年（西元一二四三），蒙人雖已滅金，奄有北方之中土，然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（西元一二七九），元軍陷崖山，宋亡，始統一中國。而自南宋滅亡，至元順帝敗亡北走（至正二十八年，西元一三六八），元朝一統天下，乃九十年而已。本篇論文所述元朝之文學批評家，皆隸屬有元一代，多爲正史有傳者也；至於元好問爲金末文壇大家，忽必烈在金蓮州設置幕府時，元氏雖曾與張德輝聯袂奉忽必烈爲「儒教大宗師」，然元氏卒於元憲宗即位之七年（西元

一二五七），爲宋亡以前，故本篇論文未予論述之。

今人治文學批評者，多喜標榜西洋之文學理論及其批評方法。夫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錯，固其宜也。然東西之文化背景既殊，其理論基礎自必迥別。持方枘以納圓鑿，其能入乎？故欲研究中國文學，自宜以中國之文學批評理論爲砥石。余自民國六十三年，考取師大國文研究所，親受本所良師之誨育，又得臺大中文系葉師慶炳之指導，撰成「兩漢文學理論之研究」一篇，除評述兩漢學者之文學理論，又上溯周秦諸子之文學觀，以見其淵源；下追魏晉南北朝，以迄唐韓愈之文論，以觀其影響。

民國六十五年，余報考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班，又倖獲錄取，得以繼作深造。因鑑於近人於元代之文學批評理論，論述皆欠詳備，思欲踵繼前人之功，薈集眾家之長，重估其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之地位。乃繼兩漢文學理論之後，研究元代之文學批評，俾使作者之心千載猶存，風雅之軌後世可循。近年雖有曾永義教授輯「元代文學批評資料彙編」一書，可供學者參酌，然是書之內容，祇條舉各家之理論，未遑評騭得失。本文之撰就，凡元人之別集、詩文評、詞曲評，其勒爲一書，或零篇散見者，皆盡力蒐集，並旁及近人之著述與相關學報之論文，以求賅備。博採眾說，較論長短，庶使元代之文學批評大明於世。

本篇論文，幸承高師仲華、李師爽秋兩位先生之啟迪、匡正，卒底完篇。師恩浩翰，比如河嶽也。屬稿至今，凡歷五載，然資質不聰，材居中下，疏陋舛病，必所不免，大雅君子，幸垂教焉。



# 目錄

## 自序

### 第一章 元代之文學環境

#### 一 元代之政治背景

#### 二 元代之社會背景

### 第二章 元代之文學發展

#### 一 傳統文學式微

#### 二 戲曲一枝獨秀

### 第三章 元代之文論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緒說             | 四三  |
| 一 緒說           | 四三  |
| 二 許衡           | 五九  |
| 三 郝經           | 六四  |
| 四 胡祇通、王惲、劉壎    | 七一  |
| 五 吳澄           | 八四  |
| 六 劉將孫、劉詵、吳萊、鄭玉 | 九〇  |
| 七 其他           | 九九  |
| 八 結語           | 一二〇 |
| 第四章 元代之詩論      |     |
| 一 緒說           | 一二三 |
| 二 方回           | 一二七 |
| 三 戴表元、吳澄、劉將孫   | 一九八 |
| 四 楊載、揭傒斯       | 二一〇 |
| 五 范梈、傅若金       | 二二四 |
| 六 楊維禎          | 二四三 |
| 七 其他           | 二四七 |
| 八 結語           | 二五八 |

第五章 元代之詞論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一 緒說  | 二六一 |
| 二 陸輔之 | 二六二 |
| 三 吳師道 | 二七一 |
| 四 其他  | 二七九 |
| 五 結語  | 二八六 |

第六章 元代之曲論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一 緒說  | 二八九 |
| 二 芝菴  | 二九一 |
| 三 周德清 | 二九九 |
| 四 鍾嗣成 | 三一五 |
| 五 陶宗儀 | 三三〇 |
| 六 其他  | 三四一 |
| 七 結語  | 三五二 |

第七章 元代文學批評之價值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承繼前代之文學理論 | 三五五 |
| 二 反映當代之文學創作 | 三六〇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三 影響後代之文學批評····· | 三六五 |
| 重要參考書目·····      | 三七一 |

# 第一章 元代之文學環境

## 一 元代之政治背景

由古至今，任何時代之文學發展，恆與當時之政治環境，發生密切之關係，即所謂文風與世道相爲高下也。有元一代，爲中國歷史上少有之變局，蓋統治中原之君主，與過去各朝迥異。自三代以降，雖不免改朝易君之變，然猶爲漢人之天下，迨乎南宋末葉，國土淪爲異族所有，蒙古鐵騎挾威南下，奄有中國。

蒙古本屬北亞一帶之游牧民族，幾無文化可言。十二世紀時，散布於大漠南北，東起黑龍江

上游之克魯倫河，西迄於阿爾泰山，由於部族繁多，時有爭鬪，西元一二〇六年（宋寧宗開禧二年）多，鐵木眞乃統一蒙古。

蒙古帝國雖能橫掃歐亞，殄夏滅金，覆亡趙宋，然「馬上得天下，不能馬上治天下」，元朝建國之初，實無政治制度可言。西元一二〇四年，成吉思汗滅乃蠻，得畏兀學者塔塔統阿，始以畏兀字母制定蒙古文字。〔元史〕卷一二三「塔塔統阿傳」云：

塔塔統阿，畏兀人也。性聰慧，善言論，深通本國文字，乃蠻大駭可罕尊之爲傳，掌其金印及錢穀。太祖西征，乃蠻國亡，塔塔統阿懷印逃去。俄就擒，帝詰之曰：「大駭人民、疆土悉歸於我矣！汝負印何之？」對曰：「臣職也，將以死守，欲求故王授之耳，安敢有他？」帝曰：「忠孝人也。」上問：「是印何用？」對曰：「出納錢穀，委任人材，一切事皆用之以爲信驗耳！帝善之，命居左右。是後凡有詔旨，始用印章，仍命掌之。帝曰：「汝深知本國文字乎？」塔塔統阿以所蘊對，稱旨，遂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兀字書國言。

可知塔塔統阿既爲成吉思汗掌理符印，使蒙古帝國建立行政制度，又教太子諸王以畏兀文字書蒙古語，使蒙古人正式有通行之文字。

蒙古帝國初期，對中原文化尙未及接觸，窩闊臺時，中使別迭等，竟有盡去漢人，空地以爲牧場之議，幸有耶律楚材之阻止，中原文化乃免去一場浩劫。〔元史〕卷一四六「耶律楚材傳」云：

太祖之世，歲有事西域，未暇經理中原，官吏多聚歛自私，資至鉅萬，而官無儲蓄。近



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，可悉空其人，以爲牧地。楚材曰：陛下將南伐，軍需宜有所資，誠均定中原，地稅、商稅、鹽酒鐵冶山澤之利，歲可得銀五十萬兩，帛八萬匹，粟四十餘萬石，足以供給，何謂無補哉？

由於耶律楚材力辯漢地，漢人無用之妄論，乃使中原免去一場大災難，且保全無數生民之性命與財產。由此可見蒙古人初期對中原文化之態度矣。

至元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國之後，蒙人乃努力施行漢化。西元一二五一年，蒙哥可汗即位，是爲元憲宗。「同母弟惟弟（元世祖）最長且賢，故憲宗盡屬以漢南漢地軍國庶事。」忽必烈受命之後，爲改善漢地紛亂不治之局面，乃採納漢人建議，任用漢人，恢復漢法，使邢州、河南、關中大治。〔元史〕卷四「世祖本紀」云：

邢州有兩答剌罕言於帝曰：邢，吾分地也，受封之初，民萬餘戶，今日減削，纔五七百戶耳。宜選良吏撫循之。帝從其言。承制以脫兀脫及張耕爲邢州安撫使，劉肅爲商榷使，邢乃大治。

邢州，在今河北邢臺附近。蒙人不善治理漢地，專事聚斂，罔顧人民生計，故人民皆轉徙逃亡。世祖以漢人治漢地，邢乃大治。〔元朝名臣事略〕卷七「丞相史忠武王事略」云：

是時河南民無依恃，差役急迫，流離者多，軍無紀律，暴掠平民，莫敢誰何；邊無備禦，宋人跳踉，內地之民多被殺擄。上舉公與趙公壁立經略司於汴而代治焉。公於是遷

見〔元史〕卷四「世祖本紀」。

才居幕府以清其源，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，均賦稅以蘇疲困，更鈔法以通有無，設行倉以給軍餉，人始免攘奪矣！立邊城以遏寇衝，民皆得以保全矣！誅奸惡以肅官吏，立屯田保甲以實邊鄙。利則興之，害則去之，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。

其時，河南之地，猶爲宋、元之接壤，世祖使史天澤等漢人治之，行屯田之政策，敵至則禦，敵去則耕，寓兵於農，不祇民以殷富，且裨益後日蒙軍之南下入宋也。

至於關中一帶，當時亦是城廓蕭條，不見人跡。「兵火之餘，八州十二縣，戶不滿萬，皆驚憂無聊。」<sup>2</sup>「元史」卷一五八「姚樞傳」云：

甲寅，世祖出王秦中，以姚樞爲勸農使，教民耕植。又思所以化秦人，乃召（許）衡爲京兆提學。秦人新脫於兵，欲學無師，聞衡來，人人莫不喜幸來學，郡縣皆建學校，民大化之。

初，忽必烈於潛邸時，思大有爲於天下，卽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，問以治道。<sup>3</sup>據「元史」「世祖本紀」所載，忽必烈延聘人才，組織幕府，似以西元一二四四年（歲甲辰）爲濫觴，其所延攬之藩府舊臣，可考者有燕眞、賈居貞、孟速思、及董文炳、董文用等。至於四方文學之士，以劉秉忠爲最早。「元史」卷一五七「劉秉忠傳」云：

世祖在潛邸，海雲禪師被召。過雲中，聞其博學多材藝，遂與俱行。旣入見，應對稱

<sup>2</sup> 見「元史」卷一五九「商挺傳」。  
<sup>3</sup> 同註1。

旨，屢承顧問。秉忠於書無所不讀，尤達於易及邵氏經世書，至於天文、地理、律曆、三式六壬遁甲之屬，無不精通，論天下事如指諸掌。世祖大愛之。海雲南還，秉忠遂留藩邸。

秉忠事世祖，以薦士自任，凡所薦拔，後悉爲名臣，如張文謙、李德輝、馬亨等人皆是。忽必烈在金連川設置幕府之後，其所延攬之奇才異能之士，可考者約有六十餘人。<sup>5</sup>

忽必烈於天下久亂思治之際，誠知撥亂反正之途，故招納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，採行以漢治漢政策，恢復漢地漢法規模。此外，忽必烈亦聽用儒士，崇行孔學。〔元朝名臣事略〕卷十「宣慰使張德輝事略」云：

上在王邸，歲丁未（西元一二四七），遣使來召。既見，王從容問曰：孔子歿已久，今其性安在？對曰：聖人與天地終始，無所往而不在，王能行聖人之道，卽爲聖人，性固在此帳殿中矣。王曰：或云達以釋廢，金以儒亡，有諸？對曰：達事臣未周知，金季乃所親見。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，餘則皆武弁世爵，若論軍國大計，又皆不預。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，不過閱簿書、聽訟、理財而已，國之存亡，自有任其責者，儒何咎焉。王悅。

又云：

<sup>4</sup> 見〔元史〕卷一五七「劉秉忠傳」。  
<sup>5</sup> 見蕭啓慶撰「忽必烈時代潛邸舊臣考」，〔大陸雜誌文學叢書〕第二輯第三冊。